

了新娘子呢。

母亲走得很突然。将母亲从医院抬回家，一家人悲恸欲绝。六叔也知道我母亲走了，躺在床上哭了三天，不吃不喝，嘴里不停地喊“民民妈，民民妈”。我母亲走后不久，他

也走了。他没后代，谁来披麻戴孝？“就你吧。”父亲对我弟弟说。我弟弟就成了为他尽孝的儿子，为他办了像模像样的葬礼，再为他守孝，六七四十二天。

莲花落

● 杨孔柱

莲花落的唱词多为触景生情，现编现唱，它用竹板打节拍，段落之间常用“莲花落、落莲花”之类词语作衬腔或刹尾。

莲花庄是苏北平原上一个古老的小村庄。以前因家家会唱“莲花落”，故得名“莲花庄”。如今莲花庄已有近百户人家，上年纪的人都还会唱几句莲花落，手舞足蹈，笑逐颜开。其实，莲花落既是一种曲艺，又是一种民俗。旧时农村每遇喜庆之事，大都喜欢把那些会唱莲花落的人请到家中充当主持司仪，诸如年轻人婚娶、老年人祝寿。那些人很会说吉利话，什么“早生贵子、五子登科”、“寿比南山、福如东海”等等，又会唱莲花落，把个场面弄得热热闹闹。

莲花落的唱词多为触景生情，现编现唱，它用竹板打节拍，段落之间常用“莲花落、落莲花”之类词语作衬腔或刹尾。故与流行于北方的快板书，数来宝差不多。

苏北农村大都有这样特点：一村尚有一家

生豆芽、卖豆腐，便带动家家生豆芽、卖豆腐，该村也就成了“豆腐村”；一村若有三、五人习武练武，全村人都会跟着操练起来，那村便被称作“武术之乡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莲花庄家家穷得揭不开锅，人人瘦得皮包骨头，吴老大带着一家妻儿老小外出逃荒要饭，就是凭着一口讨人喜欢的莲花落，走一路、唱一路，到年底居然背回两麻袋干粮和一大把碎票硬币。于是，莲花庄人拖家带口，倾巢出动，把莲花落唱到四面八方。说来也奇，那几年莲花庄竟然没有饿死一个人。

吴老大脑瓜活、唱功好，擅长现场编唱，即兴发挥，字字句句唱得人眉开眼笑，心花怒放。那一年外出乞讨，在一户人家门前一连唱了十首，人家硬是一毛不拔。吴老大急了眼，

抬头一看,有两只燕子在屋梁上衔泥做窝,于是灵机一动,顺口唱道:“大爷好,好大爷,大爷家里有鸟窝。有鸟窝、主富贵,大爷你家将来要出贵人……”还没等吴老大唱完,主人家笑呵呵地已把两碗白花花大米倒进他口袋里。

吴老大后来常对儿孙们传授心得说,“唱莲花落,看起来耍的是嘴皮子,其实功夫在眼尖、脑活、嘴甜,说的是花言巧语,唱的是投其所好,让人家听了欢喜,你想要的,人家才会给你。”吴老大的这番教导,造就了吴家三代人。儿孙们个个能说会道,能言善唱。不过,传唱到吴老大孙子这一代,莲花落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时代变迁了,社会发展了,电脑电视普及了,歌星影星天天见,谁还愿意听那些老掉牙的莲花落?

躺在病床上的吴老大虽然年事已高,浑身不能动弹,但让吴老大欣慰的是,孙辈中有一个叫吴小贵的,算是出人头地,为吴家争了光。此人30出头,却已成了莲花庄人的“父母官”。那年县里实行公推直选乡长、书记,七、

八个候选人上台演讲,就数吴小贵讲得激动人心,不同凡响。别看他年纪不大,上台讲话却显得老成持重,特别是他那张嘴,伶牙俐齿,巧舌如簧,说出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。有人说他得了家传真经,也有人说他有遗传基因。结果其他人都败下阵来,只有吴小贵如愿当选。

记得吴小贵刚上任时,曾在就职演说中讲了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话:“我要办的这十件实事(说着竖起双手),就像这十根手指,十指连心,件件都连着我的心,如有一件办不成,我就断其一指!”特别是最后用来结尾的两句话更加给力:“今天,乡亲们给了我一把铁交椅;明天,我给乡亲们一个金饭碗!”吴小贵话音刚落,“哗——”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然而不过三、五年,官运亨通的吴小贵又另谋高就,“断指说”也就没了下文。

打那之后,莲花庄一带的老百姓再一听到那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,都笑笑,嘴一撇:还不是“莲花落”吗?

